

俠

義

傳

俠義傳卷十八

八十六回 按圖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貪

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情平押解水寇上船直

而來此刻顏大人與白五爺俱各知道蔣四

必然成功早已派了差人在湖邊等候瞭望見他等船隻

過了旋窩蕩蕩洋洋回來連忙跑回衙門稟報白五爺迎

了出來與蔣爺清千總見了方知水寇已平不勝大喜同

至書房早見顏大人堦前立候蔣爺上前見了同至屋中

坐下將拿獲水寇之事敘明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

高雅頗曉治水之道公孫先生叫同稟大人務要備禮聘

請出來幫同治水顏大人聽見了甚喜即備上等禮物就

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前到螺螄莊一
來接取公孫先生卽請毛家父子同來清平領命帶領兵
弁二十名押解禮物只用一隻大船竟奔螺螄灣而去這
裡顏大人立刻升堂將鎮海蛟鄔澤帶上堂來審問鄔澤
不敢隱瞞據實說了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就派他在
洪澤湖撿擾所有拆埽毀壩俱是有意爲之一來殘害百
姓二來消耗國帑復又假粧水怪用鐵錐鑿漏船隻爲的
是鄉民不敢在此居住行旅不敢從此經過那時在派人
來佔住了洪澤湖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可笑襄陽王無
人既有此意豈是鄔澤一人帶領幾個水寇就要成功可
見將來不能成其大事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鄔澤的口

供文問了水寇衆人水寇四名雖然不知詳細大約所言相同也取了口供將鄔澤等交縣寄監嚴押候河工竣時一同解送京中歸部審訊剛將鄔澤等帶下只見清平河來稟道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少刻就到顏大人吩咐備馬同定將四爺白五爺迎至湖邊不多時船已攏岸公孫先生上前恭見未免有才不勝任的話頭顏大人一緊不提反側慰勞了數語公孫策又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心甚不安早有備用馬數匹大家乘騎一同來了衙署進了書齋顏大人又要以賓客禮相待毛九錫遜讓至再至三仍是欽命大人上面坐了其次是九錫以下是公孫先生蔣爺白爺末坐方是毛秀千總黃開文進

來請安請罪顏大人不但不罪並勉勵了許多語言俟河
工報竣連你等俱要敘功的黃開閭聽叩謝了仍在外面
聽差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毛九錫不慌不忙從
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雙手呈獻顏大人接來一看見
上面山勢參差水光蕩漾一處處崎嶇周折一行行字跡
分明地址潤隘遠近不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何方可用
掃壩那裡應小發洩界畫極清宛然在目顏大人看了心
中大喜不勝誇讚又遞與公孫九生看了更覺心清目明
如獲珠寶一般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幫同治水等候
諭旨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
佈施了百金令人將他徒弟找回酬報他釋放之恩不多

幾日聖旨已下急刻動土按着圖樣當洩當壩果無差謬不但國帑不能妄消就是工程也覺省事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水平土平告厥成功顏大人工完回京將鎮海蛟鰲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顏大人遞摺請安額外隨了夾片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聖上召見顏大人面奏敘功仁宗甚喜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毛秀大品職銜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儘先補用刑部尚書歐陽修審明鰲澤果係襄陽王主使啟奏當今原來顏查散陞了巡按之後樞密院的掌完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輝所遺刑部尚書之缺就着歐陽修補授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立刻召見包相計議襄陽王已露形跡須要早

爲勦除包胥又密奏道若要發兵彰明較着惟恐將他激
起反爲不美莫若派人暗暗訪查須臾了他的羽翼然後
一鼓擒之方保無虞天子准奏卽加封顏查散爲文淵閣
大學士特旨巡按襄陽仍着公孫策白玉堂隨往加封公
孫策爲主事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所遺四品護衛
之銜卽着蔣平補授立即馳驛前往誰知襄陽王此時已
然暗裡防備左有黑狼山金面神監驍督率旱路右有飛
火太保鐘雄督軍水寨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以爲羽翼
嚴密守汛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由歐陽二字猛
然想起北俠歐陽春便召見包相問及北俠包相將北俠
爲人正直豪爽行俠尚義一一奏明天子甚爲稱羨包公

見此光景下朝回衙來到書房叫包典請展護衛來告訴
此事南俠回至公所對眾英雄述了一番只見四爺蔣平
說道要訪北俠還是小弟走一邊庶不負此差甚麼緣故
呢現今開封府內王馬張趙四位是再不能離了左右的
公孫兄與白五弟上了襄陽了這開封府必須展大哥在
此料理一切事務如有不到之處還有俺大哥可以幫同
協辦至于小弟原是清閑無事之人與其閑着何不討了
此差一來訪查歐陽兄二來小弟也可以疎散疎散豈不
是兩便麼大家計議停當一同回了相爺包公心中甚喜
即時付起了開封府的龍邊信票交付蔣爺用油紙包妥
貼身帶好別了眾人意欲到松江府茉花村行了幾日不

過是饑饉渴飲一日天色將晚到了來峯鎮悅來店住了
西耳房單間歇息片時飲酒吃飯畢又泡了一盞茶覓得
味香水甜未免多喝了幾碗到了半夜不由的要小解起
來剛剛的來至院內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却不聲喚
蔣爺將身一躲暗裡偷瞧見開門處那人捋身而入仍將
門兒掩閉蔣爺暗道事有可疑倒要看看也不顧小解飛
身上牆輕輕躍下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只聽有人說道
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方纔在東耳房我已認明正是我
們員外的對頭如何放得他過又聽一人答道言難如此
怎麼替你報仇呢那人道小弟已見他喝了一個大醉莫若
趁醉將他勒死撒在荒郊豈不省事又聽答道索性等他

睡熟了再動不遲蔣爺聽至此抽身越牆而來悄悄奔到東耳房見挂着軟布簾見屋內尚有燈光從簾縫兒往裡一看見燈花結蕊有一人頭向裡面而臥身量却不甚大蔣爺側身來至屋內剪了燈花仔細看時唬了一跳原來是小俠艾虎見他爛醉如泥呼聲振耳暗道這樣小小年紀貪杯誤事之甚人今日下在此店險些兒把個小命兒喪了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不要管他俺且王這裡等他便了撲將燈吹滅所意而坐偏偏的小解又來了再也支持不住無可如何將單扇門兒一掩就在門後小解起來因工夫等的大了他就小解了個不少流了一地剛然解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他却站在門後只見進來

一人脚下一跳往前一撲後面那人緊步跟到正撞在前
面身上蔣爺將門一掩從後轉出也就壓在二人身上却
高聲先嚷道別打我我是蔣平底下的他倆纔是賊呢艾
虎此時已醒聽是蔣爺連忙起身蔣爺抬身叫艾虎接住
了二人此時店小二聽是有人嚷賊連忙打着燈籠前來
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一個是店東一個是店東朋
友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捆了他二人底下的那人衣服
濕了好些却是蔣爺撒的溺蔣爺坐下便問店東道你爲
何聽信奸人的言語要害我姪兒是何道理講店東道老
爺不要生氣小人名叫曹標只因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
因他家員外被人害却事不遂心投奔我來皆因這位小

客人下在我店內左一壺右一壺喝了許多的酒是陶宗
心內犯疑一個小客官爲何喝了許多的酒呢況且又在
年幼之間呢他就悄悄的前來偷看不想被他認出說是
他家員外的仇人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作個幫手蔣
爺道作幫手是叫你幫着來勸人你就應他曹標道並無
此事不過叫小人幫着拿住他蔣爺道你們的事如何瞞
得過我呢你二人商議明白將他勒死撇在荒郊他還說
等他睡了再動不遲你豈是盡爲做幫手呢一句話說的
曹標再也不敢言語惟有心中納悶而已蔣爺道我看你
決非良善之輩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說着話叫艾虎把
那個拉過來我也問問艾虎上前將那人提起一看嚶呀

原來是你麼便對蔣爺道四叔他不叫陶宗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蔣爺聽了連忙問道你既是姚成如何又叫陶宗呢陶宗道我起初名叫陶宗只因投在馬員外家就改名叫姚成後來知道員外的事情鬧大了惟恐連累於我因此脫逃又復了本名仍叫陶宗蔣爺道可見你反復不定連自己姓名都沒有準主意既是如此我也不必問了回頭對店小二道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我告訴你此乃是脫了案的要犯你家店東却没有甚麼要緊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叫他們快些來見我這裡急等店小二聽了那敢怠慢不多時進來了二人朝上打了個千兒道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實在眼瞎望

乞老爺恕罪蔣爺道你們倆誦是地方只聽一人道小人
王六是地方地是保甲叫李三蔣爺道你們這裡屬那裡
管王六道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蔣爺道你們官姓甚麼
王六道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賢請問老爺貴姓蔣爺道
我姓蔣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訪查要犯可巧就在這
店內擒獲我已緝縛好了在這裡說不得你們辛辛苦苦
看守看守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見了你們官兒是要
卽刻起解的二人同聲說道蔣老爺只管放心請歇息去
罷就交給小人們是再不敢錯的別說是脫案要犯無論
甚麼事情小人們斷不敢徇私的蔣爺道很好說罷立起
身攜着女虎的手就上西耳房去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八十七回

爲知己三雄訪妙龍

因救人四義撤艾虎

且說蔣爺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二人連聲答應說了許多的小心話蔣爺立起身來攜着艾虎的手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爺兒倆個坐下蔣爺方問道賢姪你如何來到這裡你師傅往那裡去了艾虎道說起來話長只因我同着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裡住了許久後來義父妻次要定倪太守斷不肯放好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後方纔離了杭州到茱萸村紆丁家二位叔父並我師傅道乏道謝就在那裡住下了不想丁家叔父那裡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不多幾日回來說道襄陽王已知朝

廷有些知覺惟恐叛兵征勦他那裡預爲防備左有黑狼
山安排下金面神監驍把守旱路右有軍山安排下飛父
太保鐘雄把守水路這水旱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儻
若朝廷有甚廢勤靜卽刻傳檄飛報因此我師父與我義
父聽見此信甚是驚駭甚麼緣故呢因有個至好的朋友
姓沙名龍綽號鐵面金剛在卧虎溝居住這卧虎溝離黑
狼山不遠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二來又怕沙伯父
被賊人誑去入夥大家商量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
他們三位俱各上山卧虎溝去了就把我交與丁大叔了姪
兒一想這樣的熱鬧不叫姪兒開開眼反到窩在家裡我
如何受得來呢一連悶了好幾日偏偏的丁大叔時刻不

離左右急的姪兒沒有法兒無奈何悄悄的偷了丁大叔
五兩銀子做了盤費我要上卧虎溝看個熱鬧去不想今
日住在此店又遇見了對頭蔣爺聽了暗點點頭道好小
子拿着廝殺對壘當熱鬧兒真好膽量好心胸但只一件
歐陽兄智賢弟既將他交給丁賢弟想來是他去不得若
去得時爲甚麼不把他帶了去呢其中必有個緣故如今
我既遇見他豈可使他單人獨往呢正在思索只聽艾虎
問道蔣叔父今日此來是爲拿要犯還是有甚麼別的事
呢蔣爺道我豈爲要犯而來原是爲奉相諭派我我尋你
義父只因聖上想起相爺惟恐一時要人沒個着落如何
回泰呢因此派我前來不想在此先得了姚斌艾虎道蔣

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蔣爺道我原要上茱花村來着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明日只好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艾虎聽了歡喜道好叔叔千萬把姪兒帶了去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嘆怪蔣平聽了笑道你倒會推干淨兒難道久後你丁大叔也不告訴他們二人麼艾虎道趕到日子多了誰還記得這些事呢即便丁大叔告訴了事已如此我師父與義父也就沒有甚麼怪的了蔣爺暗想道我看艾虎年幼貪酒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莫若我帶了他去一來盡了人情二來又可找歐陽兄只是他這樣必須如此如此想罷對艾虎道我若雖把你

帶去你只要依我一件事艾虎聽說帶他去好生歡喜便問道四叔你老只管說是甚麼事姪兒無有不應的蔣爺道就是你的酒每頓只准你喝三角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你可願意麼艾虎聽了半晌方說道三角就是三角吃個強如吃素倒底有三角可以解解饑也就是了叔姪兩個整整的談了半夜不一時到東耳房照看惟聽見曹標抱怨姚成不了姚成到了此時一言不發不過垂頭嘆氣而已到了天色將曉蔣爺與艾虎梳洗已畢打了包裹艾虎不用蔣爺吩咐他就背起行李各地方保甲押着曹標姚成竟奔唐縣而來到了縣衙蔣爺投了龍邊信票不多時請到書房相見蔣爺面見何縣令將始末說明因還要

訪查批俠就着縣內派解役押解赴京縣官即刻辦了文書並申明護衛將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蔣爺辭了縣官將龍票仍用油紙包好帶在貼身與艾虎竟自起身這裡文書辦妥起解到京來至開封投了文書包公升堂用刑具威唬的姚成一供招原是永賊會害過倪仁夫婦又這問馬強交通襄陽之事姚成供出馬強之兄馬剛曾在襄陽交通信息取了招供即將姚成鑿于劍下曹賊定罪充軍此案完結不表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往湖廣進發果然艾虎每頭三角酒一日來至濡口僱船船家富三水手二名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心曠神怡頗覺有趣只見艾虎兩眼矍矍不似坐船彷彿小孩子上了搖車兒

睡魔就來了先前還前仰後合扎掙着坐着打盹到後來放倒頭便睡惟獨到喝酒之時精神百倍又是說又是笑只要三角酒一定略盞酌就打起哈氣來了飯也不能好生吃蔣爺看了這番光景又怕他生出病來想了想在船上無妨也只好見一半不見一半由他去便了這日剛交申時光景正行之間忽見窩三說道快些撐船找個避風的所在風暴來了水手不敢怠慢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磯下此處却是珍玉口極其幽僻將船灣住了鐵鍋整飯食吃畢已有掌燈之時却是平風靜浪毫無動靜蔣爺暗道並無風暴爲何船家也說有風呢哦是了想是他心懷不善別是有甚麼意思罷倒要留神只聽呼嚕呼嚕聲振

耳原來是艾虎飲後食困他又睡着了蔣爺暗道他這樣貪杯好睡焉有不悞事的呢正在犯想又聽忽喇喇一陣亂響連船都擺起來萬頭皆鳴果然大風驟起波濤洶湧浪打船頭蔣爺方信富三之言不爲虛謬幸喜刮了一陣不大工夫天開月霽趁着清平波浪漾漾夜色益發皎潔不肯就睡獨坐船頭賞玩多時約有二鼓剛要歇息覺得耳畔有人聲喚救人吓救人順着聲音細看眼往西北一觀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蔣爺暗道此必有人暗算我何不救他一救呢忙追之中也不顧自己衣服將鞋脫在船頭跳在水內踏水面而行忽見一人忽上忽下從西北順流漂來蔣爺奔到跟前讓 he 過去從後將髮揪住往

上一提那人兩手亂抓亂撻蔣爺却不叫他揪住這就是
水中救人的絕妙好法子但凡人落了溺水漫說道是無
心落水就是自己情願淹死到了臨危之際再無有不望
入救之理他兩手扎煞見物就抓若被抓住却是死勁再
也不得閒的往往從水中救人反被溺死的帶累傾生皆
是救的不得門道之故再者凡溺水的兩手必抓而扣於
泥那就是拚命之時亂抓的如令蔣爺捉住那人容他亂
抓之後方一手捉住頭髮一手扣住腰帶慢慢踏水奔到
崖岸之上幸喜工夫不大略畧控水即便甦醒哼哼出來
蔣爺方問他名姓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姓雷
名震蔣爺聽了便問道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

是本家厯雷震道那就是小老兒的兒子恩公如何知道
蔣爺道我是聞名有人常提却未見過請問老丈家住那
裡意欲何望雷震道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衙後面有
二里半之遙在八寶村居住因女兒家內貧寒是我備了
衣服簪環前往陵縣探望因此僱了船隻誰知水手是弟
兄二人一個米三一個米七他二人不懷好意見我有這
衣服箱籠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便藏在此處他先把我
跟的人殺了小老兒喊叫救人他却又來殺我是我一急
將船牕撞開跳在水中自己也就不覺了多虧恩公搭救
蔣爺道大約船尚未開老丈在此畧等我給你瞧瞧箱籠
去雷震聽了焉有不願意的呢連忙說道取則是好只是

又要勞動恩公蔣爺道不打緊你在此畧等俺去去就來說罷跳在水內一個猛子來至有燈光船邊只聽二賊說道且打開箱籠看看包管與頭的蔣爺把住船邊身體一躍道好賊只顧你們與頭却不管別人梅氣了說着話到船上米七猛聽見一人答言提了刀鑽出艙來尚未立穩蔣爺抬腿就是一腳雖然未穿鞋這一腳兒踢了個怔着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如何禁得起身體一歪栽在船上手鬆刀落蔣爺跟步搶刀在手照着米七一擲登時了帳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說聲不好就從雷老着破腮之處蹾入水內去了蔣爺如何肯放鬆身下水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出了水面猶如搗確一般立刻將米三串

了個老婦兒然後提到船上進艙找着繩子捆縛好了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蔣爺復又跳在水內來至崖岸背了雷震送上船去告訴他道此賊如若醒來老丈只管待刀砍唬他不要害怕已然捆縛好好的了俟天亮時另雇般隻便了說罷翻身入水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罷了踪影全無敢則是富三見得了順風早已開船去了蔣爺無奈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裡船上正聽雷老者顫巍巍的聲音道你勸一勸我就是刀蔣爺知道他是害怕遠遠就答言道雷老者俺又因來了雷震聽了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心中好生歡喜道恩公爲何去而復返蔣爺道只因我的船隻不見想是開船走了莫若我送了

老丈去如何雷震道有勞恩公何以答報蔣翁道老丈有衣服借一件換換雷震應道有有却是四垂八褂的蔣翁用絲縹束腰將衣襟拽起等到天明用篙撐開一却將米三踢入水中到把老者嚇了一跳道人命關穴這還了得蔣翁笑道這廝在水中做生涯不知劫了多少客商害了多少性命如今遇見蔣某算是他的惡貫已滿理應除却還心疼他做怎的雷振嗟嘆不已且不言蔣翁送雷震上陵縣再說小翁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猛然驚醒不見了蔣平連忙出艙問道我叔叔往那裡去了富三道你二人同艙居住如何開我艾虎聽了慌忙出艙看視見船頭有鞋一雙不覺失聲道嗟呀四叔揮在水內了別是你等

有意將他害了罷富三道你這小客官說的好不曉事昨
色風暴將船灣住我們俱是在後稍安歇的前瞻就是你
二人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夫足落水或者有的
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水手也說道我們既有心謀害何
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爲何單單害那客官一人呢又一
水手道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言行李沉重把他害了
反倒誣賴我們罷小爺聽了將眼一瞪道豈有此理滿口
胡說那是我叔父俺如何肯害他水手道那可難說現在
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你還賴誰呢小爺聽了揎拳掠袖
就要打他們水手富三忙攔道不要如此據我看來那立
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也不是失腳落水的竟是自投

在水內的大家想想若是被人謀害或者失足落水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一句話說的眾人省悟水手也不言語了艾虎也不生氣連忙回轉艙內見包裹未動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連龍票也在其內又把兜肚內看了一看尚有不足百金只得仍然包好心中納悶道蔣四叔往何處去了呢難道魚夜之間摸魚去了正在思索只聽富三道小客官已到了停泊之處了艾虎無奈東兜肚背了包裹搭跳上岸邁步向前去了船價是問船付給了所謂船家不扞過河錢不知後交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八回 擒魚奪酒少弟拜兄 談交論詩耆翁擇婿

且說艾虎下船之後一路上想起蔣命在悅來店救了自

已蒙他一番好意帶我土卧虎溝不想竟自落水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不由的悽慘落淚正在哭泣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綽號翻江鼠焉有淹死的呢想至此又不禁大樂起來走着走着又轉想道好不好俗語說的好慣騎馬的慣跌跛河裡淹死是會水的焉知他不是藝高人膽大陽溝裡會翻船也是有的可憐一世英名却在此處傾生想至此不由的又痛哭起來哭了多時忽又想起那雙鞋來別是眞個的下水摸魚去了罷若果如此還有相逢之日想至此不禁又狂笑起來他哭一陣笑一陣傍人看着皆以爲他有瘋魔之症遠遠的躲開誰敢招惹于他艾虎此時于端萬緒繫繞于心竟自忘饑因此過了

宿頭看着天色已晚方覺得饑餓欲覓飯食無處可求忽見燈光一閃急忙奔至臨近一看原來是個窩舖見有二人對面而坐並聽有豁拳之聲他却敢至跟前一人剛叫了個八馬艾虎他却把手一伸道三元誰知豁拳的却是兩個漁人猛見艾虎進來不分青紅皂白硬要豁拳便發話道你這後生好生無理我們在此飲酒作樂你如何前來混攪艾虎道實不相瞞俺是行路的只因過了宿頭一時肚中饑餓沒奈何將就將就招個相與罷說着話他就要端酒碗那漁人忙攔道你要吃食也等我們吃剩下了才好週濟於你艾虎道俺又不是乞兒花子如何你要週濟俺有銀兩買你幾碗酒你可肯賣麼漁人道俺這裡又

不是酒市你要買前途買去我這裡是不賣的說罷二人
又腦袋摘巾兒豁起拳來一人剛叫了個對手艾虎又伸
一拳道元寶二漁人大怒道你這小廝好生德慳說過不
賣你却歪廝纏則甚艾虎道不賣俺就要搶了漁人冷笑
道你說則的罷了你說要搶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
說罷站起身來出了窩鋪揲拳掠袖道小廝你搶個樣兒
我看艾虎將包袱放下笑哈哈的道你不要忙俺先與你
說明俺若輸了任憑你等俺若贏了不消說了不但酒要
設還要管俺一飽那漁人也不答應揚手就是一拳艾虎
也不躲閃將手接住往傍邊一領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
在地這漁人一見氣忿忿的道好小廝竟敢動手抽後就

是一脚艾虎翻身將脚後跟往上一托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二人爬起來一擁齊上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二人復又跌倒一連三次漁人知道不是對手抱頭鼠竄而去艾虎見他等去了進了窩舖先端起一碗飲乾又要端那碗酒時方看中間大盤內是一尾鮮鱖魚剛吃了不多滿心歡喜又飲了這碗酒也不用箸拈了一塊魚放在口內又拿起酒瓶來斟酒一碗酒一塊魚霎時間盃盤狼籍正吃的高興酒却沒了他便端起大盤來圓圓吞的連湯都喝了雖未盡興也可搪饒回首見有現成的魚綢將手揩抹了揩抹站起身來剛要走時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大酒葫蘆不由的滿心歡

喜摘將下來復又回身就燈一看却是個錫蓋艾虎不知是轉螺螄的左打不開右打不開一時性起用力一掰葫蘆嘴撇下來他就嘴對嘴有了四五氣飲乾一鬆手拍久的一聲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砸了個粉碎艾虎也不管他提了包裹出了窩舖也不管東南西北信步行去惟知冷酒後犯一來是吃的空心酒二來吃的太急又着風兄一吹不寬的酒湧上來愧裡愧蕩纔走了二二三里的路再也扎掙不來見路傍有個破亭子也不顧塵垢將包袱放下做了枕頭放倒身軀呼嚕嚕酣睡如雷真是一覺放開心地穩不知日出已多時正在睡濃之際覺的身上一陣亂響似乎有些疼痛慢閃二目天已大亮見五六個人

各持木棒將自己圍繞猛然有悟暗道這是那兩個漁人
調了兵來了再一回想原是自己的不是莫若叫他們打
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事了誰知這些人俱是魚行生
理因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他倆便知會了衆漁人各
各擎木棒奔了窩舖而來大家看時不獨魚酒皆無而且
葫蘆撈了盤子砸了一個個氣沖兩脅分頭去趕只顧奔
了大路那知小俠醉後混走倒岔在小路去了衆人追了
多時不見踪影俱說便宜他只得大家漫散了誰知有從
小路回家的走至破亭子忽聽呼聲振耳此時天已黎明
看不真切似乎是個年壯之人急忙令人看守復又知會
就近的募了五六個人其中便有窩舖中的漁人看了道

就是他衆人就要動手有個年老的道眾位不要混力惟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不大穩便須要將他內厚處打止于戒他下次就是了因此一陣亂響又是打艾虎又是棒磕棒打了幾下見艾兒不動大家猶疑恐其傷了性命那艾虎故意的不語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遲了半天見他們不打了方睜開眼道你們爲甚麼不打了一翻身爬起提了包裹揮了揮塵垢拱了拱手道請了請了衆人圍繞着那裡肯放艾虎道你們爲何攔我衆人道你搶了我們的魚酒難道就罷了不成艾虎道你們不找我嗎打幾下子出了氣也就是了還要怎麼惱人道你睜了我的葫蘆砸了我的大盤好好的還我不然想走不能艾虎道原來

攘了你的葫蘆盤子不要緊俺給你銀另買一分罷倘人
道只要我的原舊東西要銀子做甚麼艾虎道這就難了
人有生死物有毀壞業已破了還能整的上麼你不要銀
子莫若再打幾下與你那東西報報仇也就完了事了說
罷放下包裹復又淌在他下開頑皮子俗語謂之皮子又
謂之魔駝子鬧的眾人生氣不是要笑不是再打也不是
年老的道真這後生實在嘔人他倒鬧起魔來了漁人道
也竟敢鬧魔我把他打死給他抵命年老的道休出此言
惟道叔們眾人懸着你在這害人不成正說間只見那邊
來了個少年的書生向着眾人道列位請了不知此人犯
了何罪你等俱要打他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罷說罷

就是一揖衆人見是個斯文相公連忙還禮道耐耐這所
繞搶了嘴吃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實實可惡既是相公
給也討請我們認個晦氣罷了說罷大家散去年少後主
見衆人散去再看時見他用袖子遮了面仍然躺着不肯
起來向前將袖子一拉艾虎此時臊的滿面通紅無可搭
訕嘆喲的一聲大笑不止書生道不要發笑端的爲何有
話起來講艾虎無奈站起捫去塵垢向前一揖道慚慚慚
愧實在是俺的不是便將搶酒吃魚以及毀壞傢伙的話
毫無粉飾和盤托出說罷又大笑不止書生聽了暗暗道
聽他之言倒是個率真豪爽之人又看了看他的相貌滿
面英雄氣度不凡不由的傾心羨慕問道請問尊兄貴姓

艾虎道小弟姓艾名虎尊兄貴姓那書生道小弟施俊艾虎道原來是施相公俺這不堪的形景休要見笑施俊道豈敢豈敢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焉有見笑之理艾虎聽了皆兄弟也以皆字當作結字答道俺仍粗鄙之人焉敢與斯文貴客沽爲兄弟既蒙不棄俺就拜你爲兄施俊聽了甚喜知他是錯會意了以爲他頗直可交便問尊兄青春幾回艾虎道小弟今年十六歲了哥哥你今年多大了施俊道比你長一歲今年十七歲了艾虎道俺就是兄長果然不差如此哥哥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罷爬在地下就磕頭施俊連忙還禮二人彼此攙扶小伏提了包裹施俊一伸手攜了艾虎離了破亭竟奔樹林而來早見一小童拉

定兩匹馬在那裡瞭望施俊來至小童跟前喚道錦箋過
來見過你二爺小童錦箋先前見二人說話後來又見二
人對儘頭早就心中納悶如今聽見相公如此說不敢怠
慢上前跪倒道小人錦箋與二爺叩頭艾虎從來沒受過
人的頭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今見錦箋如此喜出望外
不知如何是好連忙說道起來起來回身在兜肚內掏出
兩個銀子遞與錦箋道拿去買菓子乞錦箋却不敢受兩
眼懇着施俊施俊道二爺既賞你你收了就是了錦箋接
過復又叩頭謝賞艾虎心中暗道爲何他又叩頭哦是了
想是不設用的還合我再計些回手又向兜肚內要掏艾
虎當初也是館童皆因在霸王莊上並沒受過這些排場

禮節所以不懂非前後文不對施俊道二弟賞他一錠足矣何必賞他許多呢請問二弟意欲何往一句話方把艾虎岔開答道小弟要上臥虎溝尋我師父與義父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施俊道愚兄要上襄陽縣金伯父那裡一來有文章二來就在那裡用功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如何是好艾虎道既然彼此有事莫若各奔前程後會有的期兄長請乘騎待小弟送你一程施俊道賢弟不要遠送我是騎馬你是步下如何趕的上不如就此拜別了罷說罷二人彼此又對拜了錦鵲拉過馬來施俊謙讓多時扳鞍上馬錦鵲因艾虎在步下他不肯騎馬拉著步行艾虎不依務必叫他騎上馬跟了前去目送他主僕已遠自己

方抗起也。衰逼開大步竟奔大路去了。且說施俊父名施喬字必昌曾作過一任知縣因害目疾失明告假還鄉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頭一個便是兵部尚書金輝因泰襄陽王還貶在家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却是情同骨肉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自幼見見過好幾次雖有聯姻之說却未納聘如今施俊年已長成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裡明是託金公看文章暗暗却是爲結婚姻這日施俊來至襄陽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問着金老爺的家役遞書信金老爺卽刻請至書房見施俊品貌軒昂學問淵博那一派謙讓和靄令人羨慕金公好生歡喜而且看了來書已知

施喬之意便問施俊道令尊目刀可覺好些不然如何能寫書信呢施俊鞠躬答道家嚴止于通徹三光別樣皆不能視此信乃家嚴誦過小姪代筆望伯父海涵勿哂金輝道如此看來賢姪的書法是極妙的了這上面還要叫若拙改正文章如何當的起學業久已曉疎拈筆猶如馬筆這講甚麼改正只好賢姪在此用功閑時談談講講彼此教正大家有益罷了說至此早見家人稟道飯已齊備請示在那裡擺金公道在此擺我同施相公一處用也好說話飲酒之間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施俊一一對答如流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吃畢飯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自此洋洋得意往後面而來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講

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力回 慈錦箋暗藏白玉鈔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且允金輝見了夫人何氏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夫人聽
了也覺歡喜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膝下
生得兩個兒女女名牡丹今年十六歲兒名金章年方七
歲老爺還有一妾名喚巧娘且說夫人見老爺誇施俊不
絕口知有許婚之意便問施賢姪到此何事金老爺將施
公雙目失明如今寫信前來叫施俊在此讀書從我看女
章雖是如此書中却有求婚之意何氏道老爺意下如何
呢金公道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因女兒尚幼並未聘定
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不但品貌端好而且學問源

寺堪與我女兒匹配何氏道既如此老爺何不就許了這
頭親事呢金公道且不要忙他既在此居住我還要細細
看看他的行止如何如果真好慢慢再提親不遲老爺夫
人只顧講論此事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了頭名喚佳意
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因他聰明伶俐而且模樣兒生的
俏麗又跟着小姐讀書習字文理頗通故此起名用個黃
字上面又加上個佳字言他是香而且美佳蕙既然如此
小姐的容顏學問可想而知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忽
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有許媚之意池便回轉
繡戶嘻嘻笑笑道小姐大喜了牡丹小姐道你道的甚麼
喜佳蕙道方纔我從太太那裡來老爺正纔講完原來施

老翁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裡讀書從着老翁看文章
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而且品貌極美老爺太太樂得了
不得有意將小姐許配於他難道小姐不是大害麼牡丹
正看書聽說至此把書一放嘆道你這了頭益發愚頑了
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對我說的麼越大越沒出息了還
不與我退了佳憲一團的高興彼小姐由飭了一頓臉上
覺的訕訕的羞答答回轉自己屋內細細思索道我與小
姐雖是主僕却是情同骨肉爲何今日聽了此話不但
不喜反倒瞋怪呢我是了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有貌的
必不能有才如何能毅才貌兼全呢小姐想來不能深言
仔細想來倒是我莽撞了理應替他探了水落石出方不

負小姐待我的深情想至此跼蹐不安他便悄悄偷到書房把施俊看了個十分仔細同來暗道怨得老翁誇他果然生的不錯據我看來他既有如此的容貌必有出奇的才情小姐不知若要固執起來豈不把這樣的好事耽擱了麼愛我何不如如此如此替他們成全我全豈不是好想罷連忙回到自己屋內拿出一方芙蓉手帕暗道這也是小姐給我的我就拿他做個引線立刻提筆就在手帕上寫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句摺疊了摺疊藏在一邊到了此日午間無事抽空見袖了手帕來到書房可巧施俊手倦拋書午夢正長錦箋也不在跟前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把手帕一丟轉身時又將桌子一靠施俊驚醒朦朧

三目翻身又復睡了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見相公在外面
面磕睡腕下却露着手帕慢慢抽出抖開一看異香撲鼻
上面還有字跡却是兩句詩經心中納問首言是甚麼意
思此帕從何來呢不要管他我且藏起來相公如問我時
我再問相公便知分曉及至施俊睡醒也不找手帕也下
問錦箋錦箋心中暗道看此光景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
公的若是我們相公的焉有不我不問之理呢但只一件
既不是我們相公的這手帕從何而來呢倒要留神查看
查看到了次日錦箋不時的出入來往暗裡窺探果然佳
蕙從後面出來到了書房見相公正在那裡開箱找書不
便驚動抽身回來剛要入後只見一人迎面攔道好吓你

跑到書房做甚麼來了快說不然我就廢了佳蕙見是同
小重問道你是誰小重道我乃自幼服侍相公時刻不離
左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聽計從的錦箋你是誰佳蕙
笑道原來是錦兄弟麼你問我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侍
刻不離左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言聽計從的佳蕙錦箋
道原來是佳姐姐麼佳蕙道甚麼錦箋佳甥叫着怪不好
聽的莫若我叫你兄弟你叫我姐姐咱們把錦佳二字去
了好不好我問兄弟昨日有塊手帕你家相公可曾瞧見
了沒有錦箋想道原來手帕是他的可見他人大心大我
何不嘲笑他幾句想罷說道姐姐不要性急事寬則圓姐
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何必這們忙呢佳蕙紅了臉道風

弟休要胡說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又有老爺太
太願意聯婚之言故此我纔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
叫他早早求婚莫要耽誤了大事難道詩經一句詩在手
帕上寫的你還不明白麼那明是韞玉待價之意錦箋道
姐姐原來爲此我倒錯會了意了姐姐還不知道呢我們
相公比來原是奉老爺之命到此求婚惟恐這裡老爺不
願意故此懇懇切切寫了一封信叫我們相公在此讀書
是叫這裡老爺知道知道我們相公的人品學問如今姐
姐既要知道報恩那手帕是不中用的何不弄了真實着
見的表記來我們相公那裡有我一面承管壞事在此一
句所謂一言喪邦佳話聽了道兄弟放心我們小姐那裡

有我一面承管明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席不有主僕的情意一場說罷佳蕙往後回去了錦箋也就回轉書房凡事有一定的道理不是混謀的不是混謀的事不當成你縱然強求混謀冥冥中自有舛錯終久不成若是事有可成只用畧爲謀求用不着強混二字不因不由的便成了至于婚姻一節更不是強求混謀的俗語說的千里姻緣一線牽又云是婚姻棒打不散原是有一定的道理誰知遇見了佳蕙錦箋兩個不能聽其自然無心中生出波瀾鬧了個天翻地覆險些見性命難保非是他二人安着壞心有意陷害却是一派天真爛漫不知事體輕重一個爲感情一個爲逞能及至事青刃登出來他二人誰也不敢

吐實只落的後悔而已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處
處留神時刻在念不料事有弄巧牡丹小姐叫他收什鏡
粧他見有青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怕怕遞與錦箋
錦箋回轉書房得便開了書箱瞧瞧無物可拿見有一把
扇子拴的個紫金魚的扇墜連忙解下來就勢兒將玉釵
放在箱內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剛要包上紫金魚
見帕上字跡分明他又展起來來急忙提筆寫上窮冤淑
女君子好逑二句然後將扇墜包裹得意洋洋來見佳蕙
道我說事成在我姐姐不信你看如何說罷打開給佳蕙
看了佳蕙等的工天大了已然着急見有個回禮忙忙碌
碌撈了過來兄弟改日聽信罷回手向衣襟一掖轉身就

去了剛走了不多時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極其聰明見了佳蕙問道姐姐那裡去了佳蕙道我到花園拈花兒去來杏花道拈的花在那裡給我幾朵兒佳蕙道花尚未開因此空手而回杏花兒道我不信可巧一朵兒沒有嗎我要搜搜說罷拉佳佳蕙不放佳蕙藏藏躲躲道你這了頭豈有此理漫說沒花兒就是有花兒也犯不上給你難道你怕走大了腳不會自己拈去麼拉拉扯扯甚麼意思說罷將衣服一頓佯長去了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紅漲了臉發話道這有甚麼呢明兒我們也拈去單希罕你的咧說着話往地下一看見有一個包兒裏忙檢起恰正是芙蓉手的包着紫金魚兒急忙攏在袖內氣忿忿

回轉姨娘房內而來巧娘問道你往那裡去來又合誰嘔
了氣了因爲甚麼撇着嘴杏花兒道可惡佳蕙他搗了花
來我合他要一兩朶饒不給還棒打我姨娘白想想可氣
不可氣偏偏的他掉了一個包兒我是甯也不給他的了
巧娘聞了忙問道你檢了甚麼了拿來我看杏花兒將包
兒遞將過來不想巧娘一着便生出許多的是非來了你
道爲何只因金輝自從遭貶之後將宦途看淡了每日間
以詩酒自娛但凡有可以逍遣處不是十天就是半月樂
而忘返家中多虧了何氏夫人調度的井井有條惟有巧
娘水姓楊花終朝盡盼老爺回來誰知金公是放浪形骸
之外又不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他便急的猶如熟地嗎

蟻一般如何忍耐得住未免有些饑不擇食悄悄地裡就與
幕賓先生剗拉上了俗語說色膽大六難保機關不洩一
日正與幕賓在花園廳上剛然入港恰值小姐與佳蕙上
花園燒香將好事冲散偏這幕賓是個胆小的惟恐事要
發覺第二日收什收什竟自逃走了巧娘失了心上之人
他既不思已過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每每要將他
二人陷害又是無隙可乘如今見了手帕又有紫金魚正
中心懷便哄杏花兒道這個包兒見既是檢的你給我罷我
不白要你的我給你做件衫子如何杏花兒道罷啲姨娘
前次叫我給先生送禮送信來回跑了多少天應許給我
做衫子到如今何嘗做了呢還提衫子呢沒的盡叫我們

担個名兒罷了巧娘道往事休提此次一定要與你做衫
子的並且兩次合起來我給你做件衫子如何杏花道
果真那樣敢則是好我這裡先謝謝姨娘巧娘道不要謝
我還告訴你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只等老爺回來你千
萬不要在跟前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與你杏花見聽了
歡喜滿口應承一日金公因與人會酒回來過晚何氏夫
人業已安歇老爺憐念夫人爲家計操勞不忍驚動便來
到巧娘屋內巧娘迎接就座殷勤獻茶畢他便雙膝跪倒
道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金公道你有什么事只管說來
巧娘道只因賤妾檢了一宗東西事關重大雖然老爺知
道必須訪查明白切不可聲張說着話便把手帕拿出雙

手呈上金公接過來一看見裡面包着紫金魚扇墜兒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寫着詩經四句筆跡却不相同前二句寫的輕巧嫵媚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金輝看畢心中一動便問此物從何處拾來巧娘道賤妾不敢說金輝道你只管說來我自有道理巧娘道老爺千萬不要生氣只因賤妾給太太請安回來路過小姐那裡拾得此物金輝聽了登時羞顏改變無名火起暗道好賤人竟敢做出這樣事來這還了得即將手帕金魚包好攏在袖內巧娘又加言道老爺此事與門楣有關千萬不要聲張必須訪查明白據妾看來小姐決無此事或者是佳蕙那了頭也未可知老爺聽了點了點頭一語不發便上內書房安歇去

了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回

避嚴親壯丹投河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明是開通小姐暗裡却是弄
送佳蕙佳蕙既有污行小姐焉能清白呢真是君子可欺
以其方那知後來金公見了玉釵便把佳蕙拋開竟自追
問小姐生生的把個千金小姐弄成裙布荆釵險些兒喪
了性命可見他的機謀狠毒官雖如此巧娘說焉知不是
佳蕙那了頭這句話說的何嘗不是呢他却有個心思以
爲要害小姐必先剪除了佳蕙佳蕙既除然後再害小姐
就容易了偏偏的遇見個心急性拗的金輝不容分說又
搭着個純孝的小姐不敢強辯因此這件事倒鬧的朦朧

了且說金輝到了內書房安歇一夜不曾合眼到了次日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金公便在書房搜查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仔細留神正是給女兒的東西這一氣非同小可轉身來至正室見了何氏問道我會給過牡丹一對玉釵現在那裡何氏道既然給了女兒必是女兒收着金輝道要來我看何氏便叫了鬟到小姐那裡去取去了多時只見了鬟拿了一枝玉釵回來稟道奴婢方纔到小姐那裡取釵小姐找了半天在鏡箱內找了一枝問佳蕙時佳蕙病的昏昏沉沉也不知那一枝那裡去了小姐說俟找着那一枝即刻送來金輝聽了哼了一聲將了鬟叱退對夫人道你養的好女兒

豈有此理何氏道女兒丟了王釵容他慢慢找去老爺何
必生氣金公冷笑道再要我時除非把這一枝送在書房
內便了何氏聽了詫異道老爺何出此言金公便將至帕
肩墜擲與何氏道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便在袖內
把那一枝玉釵取出道現有對証還有何言支吾何氏見
了此釵問道此釵老爺從何得來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
搜出的話說了又道我看父女之情給他三日限期叫他
尋個自盡休來見我說罷氣忿忿的上外面書房去了何
氏見此光景又是着急又是傷心忙忙來到小姐臥室見
了牡丹放聲大哭牡丹不知其詳問道母親這是爲可夫
人哭哭啼啼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牡丹聽畢只唬的粉

面焦黃嬌音軟頓也就哭將起來哭了多時道此事從何說起女兒一槩不知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心中一急登時病了就在那日告假躺在自己屋內將養此時正在昏憤之際如何答應上來梁氏無奈回轉繡房道問了佳蕙也不知何氏夫人道這便如何是好復又痛哭起來牡丹強止淚痕說道爹爹既然吩咐孩兒自盡孩兒也不敢違拗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未能答報孩兒雖死也不瞑目夫人聽至此上前抱生牡丹道我的兒吓你既要死莫若爲娘的也同你死了罷牡丹哭道母親休要顧惜女兒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母親若死了叫兄弟倚靠何人豈不絕了金門香烟

廉說罷也抱住夫人痛哭不止傍邊乳母梁氏猛然想起一計將母女勸住道老奴倒有一事回稟我家小姐自幼穩重閨門不出老奴敢保斷無此事未免是佳蕙那了頭幹的也朱可知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若是等他好了再問惟恐老爺性急是再不能等的若依着老爺逼勒小姐又恐日後事明後悔也就遲了夫人道依你怎麼樣呢梁氏道莫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兩口子同着小姐帶佳蕙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裡暫住幾時俟佳蕙好了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以明事之真假一來暫避老爺的盛怒二來也免得小姐傾生只是太太担些干係遇便再求老爺便了夫人道老爺跟前我再慢慢說明只是你等

一路上叫我好不放心梁氏道事已如此無可如何聽命
由天罷了牡丹道乳娘此計雖妙但只一件我自幼從未
離了母親一來拋頭露面我甚不慣二來違背父命我心
不安還是死了乾淨何氏夫人道兒吓此計乃乳母從權
之道你真真死了此事豈不是越發真了麼牡丹哭道只
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乳娘道此不過燃眉之意日久
事明依然團聚有何不可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我更有
一計在此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一路上說小姐臥
病往舅老爺那裡就醫養病小姐却扮作了鬢棋樣誰又
曉得呢何氏夫人聽了道如此狠好你們就急急的辦理
去罷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牡丹此時心緒如麻縱有干

言萬語一字却也道不出來止于說道孩兒去了母親保
重要緊說罷大哭不止夫人痛徹心懷無奈何狠着心去
了這裡梁氏將他男子漢我來名叫吳能既稱男子漢可
又叫吳能這明說是無能的男子漢他但凡有點能爲如
何會叫老婆做了奶子呢可惜此事交給他這纔捫事辦
壞了他不及他哥吳燕能有本事打的很好的刀到了河
邊不論好歹僱了船隻然後又僱了小轎三乘來至花園
後門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至河邊上船一篙
撐開飄然而去且說金輝氣忿忿離了上房來到了書房
內此時施生已回見了金公上前施禮金輝洋洋不採施
俊暗道他如何這等慢待與我哦是了想是嗔我在這裡

覺他了可見人情險惡世道澆薄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
窮生活如何受他的厭氣想罷便道告稟大人得知小主
離家日久惟恐父母懸望我要回去了金輝道狠好你早
就該回去施俊聽了這樣口氣登時羞的滿面紅漲立刻
喚錦箋備馬錦箋問道相公往那裡去施俊道扯臊自有
去處你備馬就是了誰許你問狗才你仔細休要討打錦
箋見相公動怒一聲兒也不敢言語急忙備了馬來施生
立起身來將手一拱也不拜揖說聲請了金輝暗道這畜
生如此無禮真正可惡又聽施生發話道可惡吓可惡真
正豈有此理金輝明明聽見索性不理他了以爲他少年
無狀又想起施老爺來他如何會生出這樣子弟未免嘆

息了一番然後將書籍看了看依然照舊又將書籍打開
看了看除了詩文之外止有一把扇兒是施生落下的別
無他物可惜施生忙中有錯說時原是孤然一身所有書
藉典章全是借用這裡的他只顧生氣却忘了扇兒放在
書籍之內彼時若是想起由扇子追問扇墜錦箋如何噫
瞞何況當着金輝再加以質蚺大約此寃立刻即明偏偏
的施生忘了此扇竟遺落在書籍之內扇兒雖小事關重
大凡事當隱當現自有一定之理若是此時就明白此事
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來呢且說金輝見施俊賭氣
走了便回至內室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入一般甚是樓
慘金輝一語不發坐在椅上歎氣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

倒呂聲聲妾身在老爺口跟前請罪老爺連忙問道端的爲何夫人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述了一遍又道老爺只當女兒已死看妾身薄而不必深究了說罷哭癱在地金渾先前聽了急的蹀脚惟恐醜聲播揚後來見夫人匍匐不起究竟是老夫老妻情分上過意不去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你也不必哭了事已如此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金渾這裡不究那知小姐那裡生出事來只因吳能忙迫僱船也不留神却僱了一隻賊船船家弟兄二人乃是翁大翁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領着兩個俊俏女子而且又有細軟包袱便起了不良之意暗暗打號兒走不多時翁大忽然說道不好了風暴來了急

急將船撐到幽僻之處先對奶公道咱們須要祭賽祭賽
方好吳能道這裡那討香燭紙馬去翁二道無妨我們船
上皆有保管預備的齊整只要客官出錢就是了吳能道
但不知用多少錢翁二道不多不多只要一千二百錢足
以敬了吳能道用甚麼要許多錢翁二道雞魚羊頭三牲
再加香燭紙鏢道還多嗎散神佛的事兒不要打算饒吳
能無奈給了一千二百錢不多時翁大請上香奶公出船
一看見船頭上面放的三個盤子中間是個少皮無毛的
羊臘袋左邊是隻折脖缺膀的雞燎妝右邊是一尾飛鱗
凹目的鯉魚乾再搭上四露五落的一挂元寶還配着滴
溜搭拉的幾片子張史可笑的是少顏無色三張黃錢最

可憐的七長入短的一束高香還有那一高一矮的一對
瓦燈台上插的不紅不白的兩個燭頭兒吳能一見不由
的氣性上撞道這就是一千二百錢辦的麼翁二道諸事
齊備額外還得酒錢三百吳能聽了發急道你們不是要
訛吓翁大道你這人祭賽不虔神靈見怪理應赴水以保
平安說罷將吳能一推撲咚一聲落下水去乳母船內聽
着不是話頭剛要出來正見他男子漢被翁大推下水去
心中一急連嚷道救人吓救人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乳
母站立不穩摔倒船內又嚷道救人吓救人吓牡丹此時
在船內知道不好極力將竹牕撞下隨身跳入水中去了
翁大趕進船來見那女子跳入水內一手將佳蕙位住道

美人不要害怕，俺合你有話商量。佳蕙此時要死不能死，要脫不能脫，只急的通身是汗。覺的心內一陣情，涼病倒好了多一半。外面翁二合王三每人一枝篙，將船撐開。佳蕙在船內被翁大拉着急的他，高聲叫喊救人。吓救人忽見那邊飛也似來了一隻快船，上面站着許多人，道這船上害人呢。快上船進艙，搜來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將篙往水內一拄，嗖的一聲跳下水去。翁大在艙內見有人上船，說進艙搜來他，惟恐被人捉住，便從牕戶躡出，赴水逃生去了。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枉用心機，白白的害了奶公並小姐落水也只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且言眾人上船，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你等莫忙，大約賊人赴水脫逃。

且看船內是甚麼人說罷進艙看時誰知梁氏藏在牀下此時聽見有人方纔從木下爬出見有人進來他便急中生智道眾位救我主僕一命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推在水內淹死了鬢着急躡出船牕投水也死了小姐又是疾病在身難以動轉望乙眾位見憐說罷淚流滿面這人聽了連說道不要啼哭待我回那老爺去轉身去了梁氏悄悄告訴佳蕙就此假充小姐不可露了馬腳佳蕙點頭會意那人去不多時只見來了僕婦了鬢四五個攙扶假小姐叫梁氏提了包裹紛紛亂亂一陣將祭饗的禮物踏了個稀爛來到官船之上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問道那女子家住那裡姓甚麼慢慢的講來假小

姐向前萬福道奴家金牡丹乃金輝之女那老爺問道那個金輝假小姐道就是作過兵那尚書的只因家父連泰過襄陽王二次聖上震怒將我父親休致在家只見那老爺立起身來笑吟吟的道原來是姪女到了幸哉幸哉何如此之巧耶假小姐連忙問道不知老大人爲誰因何以姪女呼之請道其詳那老爺笑道老夫乃邵邦傑與令尊有金蘭之誼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故此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今日恰好在此停泊不想救了姪女真是天緣奏巧假小姐聽了復又拜倒口稱叔父邵老爺命了鬟攙起設坐坐了方問道姪女爲何乘舟意欲何往不知假小姐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